

K 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桂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浹灘十月盡彊
閏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為弘化郡
天寶後為安化郡至德為順化郡癸未至彭原初

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

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

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

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

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通翻上時掌翻洋川郡今漢中

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鄆鄉縣置院以

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

五道度支使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負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

衙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

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琦作權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權

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支出糶舊業鹽戶併
遊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
益稅而上用以饒權古岳翻
房瑄喜賓客喜許記翻

好談論好呼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

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

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

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為求

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憲銜守手又

翻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

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諭天下
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
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貌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

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

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

權蓋指李峴李承鄧景山等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

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房瑄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

禮遇加等瑄推誠審諤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各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

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據考異則上之踈瑄非特因進明之言也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漳

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

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

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

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整屋縣

日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

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

河南節度使 穎王璲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璲公了翻崔

圓迎謁拜於馬首璈不之止圓恨之璈視事兩月

吏民安之圓奏罷璈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

成都亦即行宮為內宅以武部侍郎李恒為劍南節度使代之

恒胡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恒為劍南節度使蓋恒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恒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璈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

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

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玢音彬考異

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不完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

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

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

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甲申今狐潮王福德

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

復扶又翻

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

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

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

焚之人畜大亂乘繩證翻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

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南軍宜壽揚

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

救為于偽翻上乃宥之待瑄如初以薛景仙為關內節

度副使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承寀使回紇見

門翻回紇可汗以女妻之妻七細翻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

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見賢遍翻上厚禮其使者而歸

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伽求迎翻尹子奇圍河間四

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

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

與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

新書作赴

死河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又使其將康沒

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

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

之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考異曰河洛春秋云

從肅宗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

實錄 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

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信都郡冀州降戶江

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將即亮翻束鹿縣屬

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

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响曰東鹿漢

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

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賊攻

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以厭之復扶又翻

饒陽彌年不能下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

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

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

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

計前後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

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

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

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張興志在必死願

自言命在晷刻願

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

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

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鸞巢于幕

引左傳吳季札之言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間古剗轉禍爲福

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

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賊每破

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

負擔擔都濫翻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

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

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

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

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羅郎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

城下子竒聞之遽引兵歸 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

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

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

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

元年更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

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

走 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為上所鞠養常

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事見上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璘領

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

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

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

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

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

鎮王氣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觀

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

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

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

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

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

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

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

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郡光

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

陽弋陽已屬淮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鎮表至

南節度當考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

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

昇宣歙諸州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

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
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
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

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

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輸春遇翻

此豈

有雄據四海之志邪

邪音耶

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

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

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

已

將即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張忠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

今若令

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力令

丁翻陘音刑離力智翻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

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之道常通陞

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

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

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

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

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

范陽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

南之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